



二人轉小丛书

丹心駿馬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丹 心 集
奚青汶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frac{8}{21}$ 字数 15,000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000

书号 0203

统一书号：T10·181

定價 五 分

女：王大爷是老更倌儿，

男：王大娘是接生员儿。

女：论活计大娘比大爷轻快点儿，

男：隔三差五有个休班儿。

女：王大爷可就不同于他老伴儿，

男：忙完了白天忙黑天儿，

女：睡觉没放过行李卷儿，

男：也没脱过袂袄袂裤和单布衫儿，
往哪儿块一“栽歪”就是一下晚儿，
睡觉好象闹着玩儿。

特别是这两天老黄骡马要下崽儿，
这老头“梆盯”着守了它五六天儿。

女：刘书记一个劲儿地劝他轻着点儿，

（白）我说老哥呀，

你可不要拿自个的身板儿闹着玩儿，
总这样一宿一宿地靠灯碗儿，
慢慢儿还不得成肉干儿。

叫我看让别人替你一下晚儿吧，

你回去实实惠惠休个班儿，

叫大嫂露露手头炒上几个菜儿，

再到供销社打上它二两老白干儿，
喝完了躺在炕当间儿，（读“箭儿”音）
甜甜蜜蜜地睡它一天儿。（甩腔）

（夹白）人身体是肉长的，老不休息是
玩不转的。你工作积极是好，但
是爱护身体也很重要，你关心公家，
公家也得关心你，今天，你的任务
只有一个。

男：（白）什么任务？

女：（白）休息、睡觉。

男：（白）啊，这，这是任务？

女：（白）对。

男：（白）哈哈……不行啊，支书。

女：（白）为什么不行？

男：（白）咳！您是不知道哇，这匹马从小
就在我跟前儿，（读“浅儿”音）

算来也有个六七年儿，

这六七年它哪年也没带上崽儿，

谁知它今年虎拉巴就开了怀儿。

我估摸这两天正是节骨眼儿，

怎能够赶这个当当去溜边儿。

女：话说长了好走板儿，

书归正传还是你休班儿。

男：（白）怎么非得让我休班儿？

女：（白）非得让你休班儿。

男：（白）一定让我休班儿？

女：（白）一定让你休班儿。

男：（白）我，我不休！

女：（白）不休不行。

男：（白）我，我抗議！

老黃馬就是十天不下崽兒，

我老头也是穩神不動守它十天兒。

任憑誰把石頭塊子說出了眼兒，

我也不能扔下這攤去休班兒。

女：（白）別人看着也是一樣嗎！

男：（白）扔給誰呀？那些小生荒子呀？

女：（白）怎麼樣？

男：（白）哼！一個個愣頭愣腦，毛手毛腳，
說干就干，不加思考，別看他們干起
活來龍騰虎躍，這種事呀，哼，干不
了。

女：（白）我怎麼樣？

男：（白）你？

女：（白）對。

男：（白）得了吧，我的劉書記！

你成天的工作都打不開點兒，

怎能够甩開大攤兒顧小攤兒。

眼看着日落月出來到下晚兒，

(白)沒啥事呀，
你就馬溜回去睡覺別耽誤時間兒。

(白)你就放心吧，我离不开这儿！

女：(白)你真的不去？

男：(白)不去。

女：(白)来几个人哪，把老王头給我架家
去！

(幕后众白：好)

男：(白)哎哎，慢点儿慢点儿。

女：(白)走不走呀？

男：(白)我走！(一語双关)

女：(白)干說走，你倒挪窩呀！

男：(白)我，我挪不动啊！

女：(白)还是叫几个人抬你吧？

男：(白)別別別，我能挪动，

好啊，你們这是强迫呀！

女：(白)得了，得了，你快走吧！

男：(白)咳，你們可万分的加小心呀！

那……那……那可是洋馬呀！

女：(白)放心吧。

男：(白)真欺負我老哇，

这老头慢慢別上了小烟袋兒，

輕輕地扯了扯披在肩上的小布衫兒，

一步好許能迈一尺二，

走不远回头看一番儿，

他的一只脚刚刚迈进家门坎儿，

女：王大娘就象迎亲的一样又倒水来又装烟儿。

我说是大清早晨喜鹊叫，

原来给我叫回个大名顶顶的老更信儿。

(白)哎哟哟，我的老天爷呀。

男：(白)你扎乎啥呀？

女：(白)给你镜子。

男：(白)我要它干啥！

女：快照照你那张花狗脸儿，

真好象开封府里的包青天儿。

男：(做接镜状)嘿嘿，可不是咋的。

女：(白)哎，我说老头子。

男：(白)喳喳的，什么事呀？

女：你今个怎么这样新“出彩”儿，

我估摸八成是休班儿？

男：(白)嗯，休。

女：(白)正好。

男：(白)干啥？

女：咱们二人是姐俩回门赶在一块儿，

男：(白)你也休？

女：(白)是呀，

正好，咱們明个早晨种小园儿。

男：（白）种小园儿？

女：（白）啊！

我点籽儿来你刨地儿，

顶多用上个小半天儿。

男：（白）不行，一会我还得走。

女：（白）还走？

男：（白）有紧事。

女：（白）好容易遇上个休班，不忙乎忙乎
家里的活，还有事！

男：（白）有事就有事，你管不着。

女：（白）好啊，老东西！

你是看家不好啊，还是瞅我不顺眼，

为什么一迈进家的门坎你就烦儿？

一个月你顶多在家两下晚儿，

我老婆子一年到头净耍单儿，

小花猫成了我的家中伴儿，

小黑狗看门我去上班儿，

家里的一切事情你大不管儿，

生产队里你却可劲儿撒欢儿，

好容易回来一趟还不给个好脸儿，

难道说我不应该叫你种小园儿？

不种小园你搁啥吃菜儿？

买着吃显着你趁钱儿？

男：（白）咳老婆子，
咱老“姑們倆”从結婚就在一块兒，
苦辣酸甜四十來年兒，
想過去咱們喝稀粥來穿破爛兒，
看現在皮棉裹身飯菜滿盤兒。
過這個年你我已經是六十二，
半截蜡頭子還能着幾天兒，
咱要不爭着搶着多做點兒，
怎能报答上黨，情似海來恩似山兒！
（白）我看你这是呀，
知其一來不知其二，
腦瓜子里邊少根弦兒，
做出事和公家分心眼兒，
姐倆出門子各顧個的那一小攤兒。

女：（白）得了，得了。
把你那半生不熟的理論少說點兒，
哪百輩子我攔擋過你上班兒？
你要不說今兒個你休息，
我還能拽你回來種園田兒？

（白）今個呀，
既然回來了，你就別想再走，
有啥事，也得種完園子再上班兒。

男：（白）什麼？你不讓我走？

女：（白）怎麼樣？

男：（白）哼，笑話，
難道說你還用麻繩捆住我的手腕兒？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
園田地怎能比我的洋馬崽兒，
我不能扔下大攤顧小攤兒！
（白）辦不到！
這老头說着話回身就要走，
女：老大娘回身插上門栓關兒。
男：老大爺抓住她的胳膊往後一拽，
把大娘一溜歪斜摔到後邊兒。
女：老大娘說時遲來那時快，
一伸手薅住了大爺的小布衫兒。
合：老倆口一個拉來一個拽，
蹣通扑通在屋裡直轉圈兒。
男：大爺說，老東西你別臭不要臉兒，
哎呀，快鬆手，你你你拽壞了我的小
布衫兒！
女：大娘說，我偏使勁拽兒，
壞就壞，我讓你光着膀子去上班兒。
男：（白）你鬆手不鬆手？
女：（白）不鬆。
男：（白）快点鬆開，別耽誤事！
女：（白）誤就誤。
男：（白）哎，有了，

老大爷急中生智解开扣儿，
一抖身“刷拉拉”掙掉了小布衫儿。

女：老大娘哪里知道有这手，
啪嚓嚓鬧了个仰面朝天儿。

男：老大爷一个高窜出了房門外，
只穿件衬衫出門一溜烟儿。

女：老大娘掙扎了半天才爬起，
吵吵巴火鬧翻了天儿。
气乎乎攆到大門外，
抬头一看好黑的天儿，
寻思寻思泄了气儿，
罵了声老头子又看了看手中的小布衫
儿。

男：老大爷一心惦念着洋馬崽儿
摸着黑奔队放小顛儿。
一口气儿蹿到了队当院儿，
但只見馬圈旁围着社員一大圈儿。

女：大家伙七吵八嚷乱了綫，
說什么得赶快去請兽医員儿。

男：老大爷一听，心刷一下子凉一半儿，
推开了众人挤进圈儿。
但只見老黃馬躺在地上渾身是汗，
脖子朝回直僵弯儿。

(白)刘書記，这馬……

女：(白)难产。

男：(白)啊，哪……

那得急速请兽医上水泉儿。

女：(白)不赶趟了。

男：(白)啊？

女：(白)你想啊，

上水泉一出三十二里，

来回就得个小半天儿，

看情形它顶多能挺一个点儿，

除非是飞机送来兽医员儿。

男：(白)那怎么办呢？

女：(白)怕是够呛。

男：(白)这这这可如何是好？

哎，有了！

女：(白)啊……

男：(白)叫我老伴儿来一趟。

女：(白)啊？她……

男：(白)她是接生婆。

女：(白)好，差不离，你赶快去请她。

男：(白)好！

这老头象冲锋一样跑出院儿，

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颠儿。

当他一口气跑到自个家的门跟前儿，

(读“浅儿”音)

忽想起方才和老伴把脸翻儿，
心里头嘞嘞嘞直劲打鼓点儿，
哎呀，我的天哪，
能不能求动这尊仙儿？
人家要是不赏脸儿，
那可就吃不着烧饼来个“卷檐”儿。
(白)这这这……这可怎么办呢？哎，
豁出我这张老皮脸儿，
大丈夫又能伸来又能弯儿，
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老伴儿她决不会袖手旁观来卖单儿。
想到此轻轻推开了门两扇儿，
见老伴灯炮子底下正然补汗衫儿。
这老头悄手蹑脚往里凑，
轻轻坐在炕沿边儿。

(白)老伙计呀！

女：(白)啊！是、是你？

男：(白)是我。

女：(白)你回来干啥？

男：(白)赔礼。

女：(白)得了，你还是快走吧！

老大娘将将好了点儿，
一见老头子又气满怀儿，
一甩身来个脸朝里儿，

把大爷，吃不了的黄瓜——晒了干儿。

男：老大爷慌忙上前赔笑脸儿，

(白)老伴呀，

常言道两口子打仗是闹着玩儿。

也是我因为有事急了眼，

我特来赔礼认错，望你高抬贵手把我
容宽儿。

女：(白)你是特意赔礼来了吗？

男：(白)是。

女：(白)不对，恐怕还有点别的事儿吧？

男：(白)有点……不多。

女：(白)我觉着你是无利不起早吗。

男：(白)咳，老伴呀，

老黄骡马正难产，

来不及请兽医上水泉，

我特意跑这来请你，

女：(白)请我？

男：(白)对。

女：(白)不行啊！

男：(白)怎么？

女：有工夫我还补补那破汗衫儿。

再者说，治疗马病有兽医儿，

我是一个接生员儿。

男：(白)哎呀，老伴儿你就开开恩吧，求

求您！

女：（白）用不着你求。

男：（白）快給去一趟吧！

女：（白）不去。

男：（白）你再說一个！

女：（白）不但不去，連家也不呆了。

王大娘賭气走出了家門外，
心里想我得馬上去到队里边儿，
無論如何得先救活洋馬崽儿，
决不让公家遭損这笔財儿。

男：（白）咳，这可怎么办呢？哎，有了，
我找刘書記来請她，她保証能去，
对。

这老头二番跑回了队当院儿，
又一次挤进了包围圈儿，
（白）啊！

老东西她什么时候来到这儿？
好家伙，原来你和我逗着玩儿！

女：王大娘看見假裝沒看見，
擻胳膊挽袖忙了个欢儿。

男：老太爷慢慢湊到她跟前儿，（讀“浅
儿”音）

扯了扯大娘的衣服边儿，
我說老伴呀，你可千万小心点儿，

能糊不能糊，可全看着你的这张牌儿。

女：老大娘假装没听见，
她急忙开始给马顺胎儿。

合：你要问大娘她怎么顺，
那些过程啊不便用文字写在纸上边
儿，

反正是足足忙乎了半下晚儿，
直到那一弯残月挂天边儿。
大黑马总算下了崽儿，
大家伙这才把心放宽儿。

女：这个说大娘救了洋马崽儿，
队里头总算没遭这笔财儿。

男：那个说胶皮车上又多了一个第二代，
公社的日子是步步登天儿。

女：刘书记说，你们老两口儿唱了一段二
人转儿，

称得起爱马救马好社员儿。

男：只感动得老大爷不知说啥好，
脱下了身上的小衬衫儿，
我说柱他妈呀，给你用它擦擦汗儿，
你是喝碗水呀，还是抽袋烟儿？

女：大娘说，擦汗我这有手绢儿，
谁希要你那破衬衫儿！

男：大爷说，都怨我对你的态度不太好，

等回家是打是罵我不还篇儿，

別生气了我的老伴儿，

等有空我一定帮你种小园儿。

女：大娘聞听一扭脸儿，

(白)得了吧！

我不吃你那寬心丸儿，

你还是好好干你的吧，

(白)等你种小园呀，

男：(白)怎么样？

女：得个八百六十年儿！

男：(白)这，嘿嘿，老伴呀，

女：(白)干啥？

男：(白)嘿嘿！

女：(白)看你那死样，干啥呀？

男：晚上打更天冷点儿，

我就这一个小衬衫儿。

女：(白)你想怎么的？

男：(白)把那件也給我吧。

女：(白)不行，

男：(白)啊？

女：那件布衫已扯坏，

洗完补好得明天儿。

男：(白)那我今晚儿？

女：今晚你先穿上我这件儿，